

國學基本叢書簡編
荀子集解



荀子集解

卷三

非相篇第五

相，誠也。誠，其骨狀也。知，吉凶貴賤也。妄，誕也。多，以此惑世。時人，或得真狀貌，而忽於務實。故荀卿作此篇，非之。漢書刑法家有相人二十四卷。○虛文，昭曰：刑法，宋本作刑注。又二十四卷，作二十四篇，雖皆可通，今從元刻，以與漢志合故也。

相人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道，說也。○王念孫曰：元刻相下無人字，宋襲本同。案無人字者，是此謂古

長短，小人善惡，形相，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是其證。宋本有相人字，涉下相人之形狀，而誤先謙案。有相人，即有相術，上說似泥。下云古者有姑布子卿，是古明有相術，相人矣。荀子以為無有者，世俗所稱

因當時崇尚儒者，惑焉，故極論之。古者有姑布子卿，姑布，姓，子卿，名，相趙今之世。梁有唐舉，相李兌，

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再三言者，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

不如擇術。術，道也。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順之，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為君子也。形相雖善，而

心術惡，無害為小人也。君子之謂吉，小人之謂凶，故長短小大，善惡形相，非吉凶也。古之人無有也。學者

不道也。蓋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短。子弓，蓋仲弓也。言子者，著其為師也。漢書儒林

之外，更無所聞。荀卿論說，常與仲尼相配，必非斷臂也。駢音寒。○翕，翕曰楊注，子弓，蓋仲弓是也。又曰：言

子者，著其為師也。則恐不然。仲弓，軻子弓，猶季路稱子路耳。子路也。子弓也。其字也。曰季曰仲，至五十而

加以伯。昔者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句焉，廣三寸，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廣三寸，尺

其後而長甚也。鼻目耳雖皆具，而相去疏遠，所以為異。名動天下，言天下皆知其賢，或曰狹長如此，不近人情，恐文句誤脫也。○虛文昭曰：案馬字古多以為發聲，如周禮為使，則介之淮南子，天子焉始乘舟是也。尚書或用馬，或脫用案，或用安字，異語同皆以為發聲。楚之孫叔敖，期思之鄙人也。○杜元凱云：期思，楚邑名。今弋陽縣人，郊野之人也。突秃長左，軒較之下，而以楚霸言下，而以楚霸言較。分○虛文昭曰：今毛詩本倚字，宋本倚誤作倚。正義明云：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其衣。尹戊之子，食邑倚此重較之車，則本倚倚字。宋本倚誤作倚。正義明云：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其衣。尹戊之子，食邑於葉，名諸梁，字子高，楚帶稱也。其大夫，謂公，自公亦是也。微細也。葉音攝。○然白公之亂也，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皆死焉。○王引之曰：善字文義不明，疑善字之為誤。善字或作善，形與善相似。○史記五帝義功名，善於後世。○紀帝學立，不善索隱古本作不著。一俞樾曰：善乃蓋字之誤。隸書蓋字，或作蓋，見北海相象君銘，善字或作善。見故事不揣長，不揆大，不權輕重，亦將志乎爾。○索隱曰：爾，與爾同。爾也。謂約計其大小也。張遷碑，兩形相似而誤。○故事不揣長，不揆大，不權輕重，亦將志乎爾。○索隱曰：爾，與爾同。爾也。謂約計其大小也。之意，二字訓志，字增一字，成文耳。宋本作亦將志乎爾。○索隱曰：爾，與爾同。爾也。謂約計其大小也。重亦且，有志於彼，故聖賢不揣長，長短小大美惡形相，豈論也哉。且徐偃王之狀，日可瞻馬。○徐偃王，其狀偃仰，而不能俯，故謂之偃。元周穆王使楚，誅之，謫馬言不能俯視，細物遠望，幾見馬，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也。○虛文昭曰：馬元刻作焉。注同。今按楊注，正謂不能見小物，而但見馬耳。可者，僅可之詞。○云：誠云，馬今從宋本。仲尼之狀，面如蒙俱。○鄭云：四月為方，蒙革然。故曰蒙俱。子虛賦曰：家公先驅，韓下之至，狡也。衣之以皮。周公之狀，身如斷菑。○爾雅云：木立死曰柶，柶與菑同。○郝懿行曰：皇矣詩，靡不立，下棋則見之者，皆走也。周公之狀，身如斷菑。○爾雅云：木立死曰柶，柶與菑同。○郝懿行曰：皇矣詩，靡不立，下斷菑矣。○皇陶之狀，色如削瓜。○瓜青綠色。○閔天之狀，面無見膚。○閔，天文王臣，在十亂之中，言多憂，傳說之

所東縛也莫不呼天啼哭苦傷其今而後悔其始善傷今之刑毀是其所為之所為是形容與志意孰為益乎○盧文招曰非相篇當止於此下文所論較大便與然則從者將孰可也問從者形相與志意孰為益乎○盧文招曰非相篇當止於此下文所論較大便與州本

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專長賤而不肯專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言必有禍災也人有三必窮為

上則不能愛下為下則好非其上是人之一必窮也鄉則不若借則謾之是人之二必窮也如也謾欺毀

也莫干反○先謙案若順也向則不順背又謾之故必知行淺薄曲直有以相縣矣然而仁人不能推知

窮下文方言與人相縣則此若字不得訓為如楊注非知音智行至淺薄其能不與人又相縣道不能推讓明白

士不能明是人之三必窮也由真猶能不知己之不及也知音智行至淺薄其能不與人又相縣道不能推讓明白

與又同以相縣矣呂錢本並如是元刻脫相字廣依元刻刪相字非一楊以明為明白非也明者尊

明也非明人者也可謂賢矣而君幾之是不明賢也管子牧民篇曰以鬼神命鬼神命鬼神命鬼神命鬼神

王說有相字是今從宋本補正人有此三數行者○王引之曰三數行文不成義當作有此數行數行謂

以為上則必危為下則必滅詩曰雨雪瀼瀼宴然聿消莫肯下墜式居屢驕此之謂也詩小雅角弓之篇

作宴然蓋聲之誤耳嘒日氣也嘒讀為嘒嘒讀為婁婁也言雨雪瀼瀼然見日氣而自消嘒欲為善則

也段氏毛詩說文注云有翕引詩作宴然即嘒也宴然即嘒也宴然即嘒也宴然即嘒也宴然即嘒也

見觀之見應讀為現現宴雙聲歎嘒嘒亦寐雙聲也音近假借字耳卑曰二字古亦假借通用荀引詩

與韓毛本無不合也下墜毛作下墜古韻遺音同如籀字或作籀見於說文可證矣

之君而事人之君也。故曰：欲觀千歲，則數今日。○盧文弨曰：數字從宋本，俗本亦作審。欲知億萬，則審一二。欲知上世，則審周道。欲知周道，則審其所貴君子。矧自謂也。所貴君子，觀其人之所宗仰者，仲尼子弓也。故曰：以近知遠，以一知萬，以微知明，此之謂也。

夫妄人曰：古今異情，其以治亂者異道，而衆人惑焉。○謝本從盧校，作以其治亂者異道，謂古今之所以治亂者，其道不同也。○呂諤本以其作其，以而脫去所字，盧本又誤作以其，則義不可通。彼衆人者，愚而無說，陋而無辯，詩外傳正作其，所以治亂異道，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呂諤本，作其以。彼衆人者，愚而無說，陋而無度者也。○言其愚陋而不能辨說。其所見焉，猶可欺也，而況於千世之傳也。○傳，傳也。妄人者，門庭之間，猶可誣欺也，而況於下世之上乎。○俞樾曰：可字衍，文涉上文，猶可欺也，而況於千世之傳也。聞也。妄人者，門庭之間，猶可誣欺也，而況於下世之上乎。巫帽似故，誤也。上言衆人，乃受欺者，此言妄人，乃欺人者。若云猶可誣欺，則與衆人之可欺者同矣。且誣欺二字，連文，亦爲不倫。韓詩外傳，妄人者，門庭之間，猶可欺也，而況於千世之傳也。聖人何以不欺，曰：聖人者，以己度者也。以彼詐人者，門庭之間，猶可欺也，而況於千世之傳也。聖人何以不欺，曰：聖人者，以己度者也。以己度者，已意度古人之意，故人不欺，亦不欺人也。○王念孫曰：不欺當作不可欺，聖人不可欺，正對上文衆人可欺而言，下文鄉乎邪曲而不迷，云云，正所謂聖人不可欺也。今本脫可字，則失其義矣。楊注云：人不能欺，亦不知欺人，則四所見本已脫可字，故曲爲之說。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今之人情度古之人情，既以類而不欺，與上下文不合也。外傳正作不可欺。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今之人情度古之人情，既以類度類，類類相類，以說度功，以言說度，以道觀盡，百姓積善而全，謂之聖人也。○塗之古今一度也，蓋可以此度彼，安在其古今異情乎。○王念孫曰：古今一度也，當作古今一度也。言自以一人度人，以下皆無古今之異，故曰：安在其古今異情乎。○王念孫曰：古今一度也，當作古今一度也。言自以一人度人，以下皆無古今之異，賢者荷敬，賢者存，慢賢者亡，古今一也。文意並與此同。則一也。君子篇故，釋聖者，王貴涉上數度字，而衍移注云：古今不殊，蓋可以此度彼，則所見本已不當更有度字。蓋類不悖，雖久同理，類不非，悖久而理同，今之牛馬，故鄉乎邪曲而不迷，觀乎雜物而不惑，以此度之，以測度不正之道，而不迷，類與古不殊，何至人而獨異哉。故鄉乎邪曲而不迷，觀乎雜物而不惑，以此度之，以測度不正之道，而不迷，類

物炫燿而不五帝之外無傳人。外謂已前也。無傳人謂後世無傳者。非無賢人也。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也。久故也。中謂也。五帝少昊。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也。久故也。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略則舉大。詳則舉小。而論者其大綱詳。屬備也。○俞樾曰。兩論字皆論字之誤。論讀為愈。榮辱清之愈。韓詩外傳正作久。則愈者聞其略而不知其詳。聞其詳而不知其大也。○王念孫曰。聞其詳。以小知而不知其大。明交令本小作詳。涉上句詳字而誤。外傳作聞其細。不知其大。細亦小也。是以文久而滅。節族久而絕。

凡言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姦言。雖辯君子不聽。公孫龍惠施。法先王。順禮義。黨學者。行曰也。○鄭親比。非也。方言。黨。知也。郭注。黨。朋也。解悟。此則黨為曉了之意。法先王。順禮義。出言可以曉悟學者。非朋黨。親比之義也。○鄭注。方。言曰。黨。曉。哲。知也。楚謂之黨。或曰。曉。齊宋之間。謂之哲。鄭注。凡黨。黨。親也。解寤。貌。然則黨學者。猶言曉學。者。蓋法先王。順禮義。以曉學者也。荀卿居楚。久故楚官耳。然而不好言。不樂言。則必非誠士也。言。講說也。誠士。謂君子之於言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辯。謂能談說也。○王引之曰。故君子之於言也。首當為也。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三之字。皆指善而言。下文云。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為甚。此句凡兩見。是其明證矣。下文又云。故君子之行仁也。無厭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君子必辯。今本故下衍善字。辯見前。仁。即所謂善也。今本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為甚。所善。謂己必辯。今本故下衍石珠玉。觀人以言。美於輔。蔽文章。觀人以言。謂使人觀其言。輔。蔽文章。皆色之美者。白與黑謂之輔。黑與人以言。謂以善言勸人也。故曰美於輔。蔽文章。若觀人以言。則何美之有。楊注云。謂使人觀其言。聽人以則。所見本已說作觀。太平御覽人率部三十一所引亦然。觀文類聚人都十五。正引作勸人觀其言。聽人以

言樂於鍾鼓琴瑟使人聽其言○謝本從虞校作聽人之言王念孫曰呂鑣本竝作聽人以言元刻以作聽則是我之以善及人也故曰樂於鍾鼓琴瑟若聽人之言則何樂之有此聽人以言先謙案王說是今據楊注云使人聽其言則本從曰樂於鍾鼓琴瑟文類聚太平御覽並引作聽人以言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宋本故君子之於言無厭無厭也鄙夫反是好其實不恤其文飾若墨子之屬也

俗謂之汗亦地之下者也庫音婢汗一孤反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腐儒之謂也

用也引易以喻不談說者

凡說之難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治接至亂以至亂之君所以為難也說末世至未可直至也遠舉則病纏近世則病備

未可直至言必在援引古今也遠舉上世之事則患僻鄙也下舉近世之事則患僻鄙也

近世則病備

世字當作舉下同遠舉近舉相對為文楊注曰遠舉上世之事則患僻鄙也下舉近世之事則患僻鄙也

蓋因正文有兩舉字故注亦云然也不曰近舉下世而口下舉近世者避不詞耳今作近世者即涉注文而誤

善者於是聞也亦必遠舉而不繆近世而不備與時遷徙與世偃仰緩急贏絀猶言仲風也

府然若渠度驪枯之於己也

為附渠區所以制水險括

所以制水君子制人亦猶此也○王引之曰正文注文渠字疑皆梁字之誤爾雅隨謂之梁鄭仲師注周官歲人云梁水假也假與區通即壘字也梁與區同義故以梁區連文梁渠形相似差誤為渠耳一史記周建元以來策表碑渠忠侯僕多廣韻引風俗通渠作梁漢書地理志渠渠曲得所謂焉然而不折傷言說委原水經渭水注作荆渠原後漢書安帝紀高渠谷曲得所謂焉然而不折傷言說委然而不折傷其道也故君子之度己則以繩接人則用拙拙者引也度己猶正己也君子正己則以繩

曲得所謂焉然而不折傷言說委然而不折傷其道也故君子之度己則以繩接人則用拙拙者引也度己猶正己也君子正己則以繩

推常為權權也言如以博權進舟船出度大各反權以世反權者擊權也正身即權字權也○

處文強曰甚本推權多說今悉改正韓說本攷工記都為行曰權余制切與曳音義俱同權字權也

逸注掩掩也推船旁板也段氏玉裁說文注云按毛詩傳傳所以擢舟也故因謂擢為擢擢者引也船旁

被曳於水中。故因謂之摠。俗字作權。作權。皆非是也。劉台拱曰：韓說是也。淮南說山訓曰：檝不正而可以
 正弓。此即用權之義。一檝同擊。王念孫曰：案攷工記弓人恆角而達。轉如終。鄭注曰：繼弓。繼也。秦風
 小戎。竹閉細。毛傳曰：閉細也。小竹角弓。傳曰：不善。繼。繼巧用則。朝然而反。士要禮記弓有。據注曰：繼
 弓。檝。則縛之於弓。真。損傷也。以竹爲之。繼與權同。閉與檝同。朝。南所謂可以正弓者也。檝與繼
 對。文若。則爲。引。則與。度。己以繩。故足以爲天下法則矣。接人用拙。故能寬容。因求以成天下之大
 對。事。則於。愈。遠。矣。度。己以繩。故足以爲天下法則矣。接人用拙。故能寬容。因求以成天下之大
 事矣。成事在衆。○王念孫曰：因求二字。我不可通。求當爲衆字之誤也。唯寬容。故能因衆以成事。上故君
 文與時遷。徒與世優。仰正所謂因衆也。楊注云：成事在衆。言衆而不言求。則求爲衆之誤。甚明。故君
 子賢而能容罷。罷弱者。首。疲。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能容雜。夫是之謂兼術。兼術者。容之法。詩曰：徐方
 既同。天子之功。此之謂也。詩大雅常武之篇。言君子容
 物亦猶天子之同徐方也。

談說之術。矜莊以莅之。端誠以處之。堅彊以持之。分別以喻之。譬稱以明之。○王念孫曰：分別當在下句。
 人。故曰。矜莊以莅之。分別所以明理。故曰。分別以喻之。今本皆稱與分。欣驩芬華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
 別。互易。韓詩外傳及說苑善說篇。引此。宜作譬稱以喻之。今本皆稱與分。欣驩芬華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
 神。之如是。則說常無不受。說苑善說篇。引此。宜作譬稱以喻之。今本皆稱與分。欣驩芬華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
 香和調。○廣雅與方言。周官甸人注曰：聖。釀。釀爲酒。芬香條暢於上下也。大雅兔。駢。駢曰：旨酒欣欣。芬
 奕芬芬。皆芬香和調之意。○欣驩。芬華。皆謂和氣以將之也。議兵篇曰：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
 與此同。雖不說人人莫不貴。况其說之。夫是之謂爲能貴其所貴。涉下文爲字。而衍韓詩外傳說苑皆
 作夫是之謂能貴。傳曰：唯君子爲能貴其所貴。此之謂也。
 其所貴無爲字。傳曰：唯君子爲能貴其所貴。此之謂也。

君子必辯。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所善謂。而君子爲甚焉。是以小人辯言險。而君子辯言仁也。仁謂道言
 而非仁之中也。則其言不若其默也。其辯不若其訥也。訥與訥同。或引禮。言而仁之中也。則好言者上矣。

不好言者下也。故仁言大矣。起於上，所以道於下。正令是也。道與導同。起於下，所以忠於上。謀救是也。謀救，謂嘉謀匡救。此言談說之益，不可以已也。如王念孫曰：「謀救二字，於義無取。楊注以爲嘉謀匡救，於謀上加嘉字，以曲通其義，其失也。廷矣，余謂謀救當爲謀救字之誤也。」管子立政九敗解，「謀匡救於諂臣，導今本諫誤作謀，淮南主術篇，「執正諫諍，高注：「諫或作謀。」周官有司諫司救，說文：「救，救也。論語入併篇，女弗能救，與馬注：「與說文同。然則諫止其君之過，謂之諫救。故曰：起於下，所以忠於上。諫救是也。」

故君子之行仁也無厭。無厭，志好之。行安之樂言之故言。所以好言，說由此三者也。曰：如字。○王念孫曰：三者非也。故君子必辯爲一句，故下文無言字。此言君子志好之，是以必辯也。上言說以此君子之於言也，志好之安行之樂言之故言，君子必辯，是其證。今本作故言，君子必辯，言字乃涉上文而衍。楊斷故言爲一句，以結上文，則君子必辯，小辯不如見端，首見端不如見本分。辯說小事，則不如見端。首見端首，則不如見本分。見端首，則不如見本分。首辯說止於知本分而已。○王引之曰：「本分上本無見字，此涉上兩見端而衍。本分者，本其一定之分也。楊注見端首不如見本分，則所見本已，衍見字下。文小辯而察見端，而明本分而無見字，故知見爲衍文。」小辯而察見端，而明本分而理聖人，士君子之分具矣。此言能辯說，然有小人

之辯者，有士君子之辯者，有聖人之辯者，不先慮不早謀，發之而當，成文而類。言暗與理會，成文理而居錯遷徒，應變不窮。錯，置也。居錯，安居也。錯干，故反。○王念孫曰：「居讀爲舉，言或舉或節，或遷徙，皆隨變也。禮論篇曰：「將舉錯之，遷徙之，皆其說矣。」舉與居古字通。史記：「越世家曰：「陶朱公約要父子舉，居候時。」轉葉仲尼弟子傳曰：「子貢好舉與居。」古字通。史記：「越世家曰：「陶朱公約要父子舉，居候時。」民能敬長，擯孤，取舍好讓，舉是聖人之辯者也。先慮之，早謀之，斯須之，言而足聽，斯須發言，文而致實，博事力者，韓詩外傳舉作居。舉是聖人之辯者也。先慮之，早謀之，斯須之，言而足聽，斯須發言，文而致實，博而黨正。是士君子之辯者也。文謂辯說之詞也。致重也。黨與譎同。謂直言也。凡辯則失於虛詐，博則失於善言也。此明士君子之辯，文而緻密，堅實博而昌明，雅正斯辯之善者也。王念孫曰：「致諫爲實。」襄三十一年方傳：「用兩珪質于河。」釋文：「質如字，又音致。」昭十六年與變子之無實也。釋文：「質之實反。」政音致。淮南要

略約重致剖信符重致即重質質致古同聲故字亦相通說見唐韻正質信也見昭十六年二聽其
 十年左傳注音語注謂信實也致實與黨正對文楊注黨與謂同謂直言也楊注失之聽其
 言則辭辯而無統無也用其身則多詐而無功上不足以順明王下不足以和齊百姓然而口舌之均
 唯則節蓋謂其口舌之辯也唯唯則節四字未詳或謂節之也凡與人言然謂不欺此蓋游俠之流盜名
 於世故曰姦人之雄聖王起所以先誅也徐遜曰之節則也借九年左傳曰唯唯則節相對成文詩皇皇者華
 曰華則榮矣實之雄聖王起所以先誅也徐遜曰之節則也借九年左傳曰唯唯則節相對成文詩皇皇者華
 毛傳曰均謂也言雖上不足以顯明主之不足與齊百姓得從口如詠之為詠唯唯則節中節故下文云足
 以為奇偉傑出之屬也虛字疑語字之誤凡從言之字亦得從口如詠之為詠唯唯則節中節故下文云足
 或作嗜因誤音嗜矣先謙案說文嗜多言也莊子齊物論小言詹詹又為嗜矣唯唯則節中節故下文云足
 言作嗜因誤音嗜矣先謙案說文嗜多言也莊子齊物論小言詹詹又為嗜矣唯唯則節中節故下文云足
 中其節也義自分明十二引埤蒼云譎多言也從言之字或從口故譎又為嗜矣唯唯則節中節故下文云足
 不煩改字郝說尤非足以為奇偉傑出之屬奇偉譎大也從口之字或從口故譎又為嗜矣唯唯則節中節故下文云足
 聖王起所以先誅也然後盜賊次之盜賊得變此不得變也變謂教之使自新也

非十二子篇第六

假今之世假如今之世也或曰假借也今之世謂戰國管亂之世治世則姦言無所容故十二子借飾邪
 說文姦言以亂天下○桑元濤同○虛文弼曰韓詩外傳非十子無子思孟
 瑣與譎同說也又余律反字未詳或曰字大也放蕩妖大也鬼謂為狂險之行者也或說文云鬼高不下也今此言鬼者其行狂險亦猶山之高不平也周禮大司樂云大鬼裁則
 去樂命之曰狂肆之民明王之所欲也今此言鬼者其行狂險亦猶山之高不平也周禮大司樂云大鬼裁則
 軌樂命之曰狂肆之民明王之所欲也今此言鬼者其行狂險亦猶山之高不平也周禮大司樂云大鬼裁則
 大也鬼者狂鬼高不平也項者細碎也鬼當與魏義同文姦言以欺惑人者○郝懿行曰蓋滿溢也字張
 所謂小言詹詹也此皆謂言矣注以行說失之鬼謂飾邪說文姦言以欺惑人者○郝懿行曰蓋滿溢也字張

謂不足明大分，大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陳仲史也。解見上。○盧文謂曰：仲史與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不知齊一天下建立國家之上下功用，大儉約而優差等，功用功太也。以功力爲上而過儉約也，優輕也，輕優差等，謂欲使君臣上下同勞苦也。○王念孫曰：上與向同，入亦向也。謂尊尚儉約也，表記君子不向大其事，不自向其功，亦爲大與向並言之。性惡篇大齊信而輕貨，財賈也。法言實見篇，是爲也。五百篇行有之也，病楊讀大爲太，以爲過儉約，失之優，讀爲空，無列公論，不能以謂但惡受禮，蒲莖不能以射，受亦無也。○李善注：訓變爲長，失之。受差等，即無差等，作優者，借字耳。宮國篇曰：墨子將上功勞苦與百姓均事，業齊功勞，正所謂無差等也。故下文云：管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輕慢，亦失之。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上下同等，則其中不容分別，而縣君以制臣也。○先謙案：宮國篇義，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墨翟宋鈞也。宋鈞，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慎到反，尚法而無法，下情而好作，尚上也。○王念孫曰：下情而好作，義不可通，下情當爲下，而好作爲言，自相矛盾，字非儒篇，道儒者之言曰：君子循而不作，此則反乎君子之所爲，故曰：不循而好作也。不與下循，與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言苟順上下之意也。○王念孫曰：取聽，下意，失之。終日言成文典，反紉察之，則偶然無所歸宿，紉與循同，例然疏，宿，止也。○王念孫曰：取聽，下意，失之。終日言成文典，反紉察之，則偶然無所歸宿，紉與循同，例然疏，宿，止也。○王念孫曰：取聽，下意，失之。終日言成文典，反紉察之，則偶然無所歸宿，紉與循同，例然疏，宿，止也。○王念孫曰：取聽，下意，失之。終日言成文典，反紉察之，則偶

是慎到田駢也。○王駢，齊人，遊稷下，著書十五篇，其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衰爲是，而好治怪說，玩琦辭，玩與

耳儒效篇愚陋為督無猶字是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於後世仲尼子游為此言垂德厚於後世則為茲厚三子於文未足哈非也厚也其明證也與滋義同依榘曰揚注仲尼子游為此言垂德厚於後世則為茲厚三子於文未足哈非也厚也重也戰國策秦策曰其於酸色之王法厚注以厚重也為茲厚於後世者茲即指子思孟子而言蓋荀子之意謂仲尼子游之道不待子思孟子而重而世世不知以為仲尼子游因此而後身重於後世故曰是則子思孟仲之罪也郭嵩燾曰荀子屢言仲尼子弓不及子游本篇後云子游氏之賤儒與子張子夏同義則此子游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若夫總方略齊行壹統類而羣天下之英傑而告之以大古教之必子弓之誤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若夫總方略齊行壹統類而羣天下之英傑而告之以大古教之

以至順總說也統綱組類謂比類大謂之奧窔之間簞席之上敏然聖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西南隅謂之奧東南隅謂之窔二人語曰太室之內也敏然聚集之貌佛讀為勃勃然與起貌突一甲然皆聚於此也漢書韓延壽傳曰郡中欲然莫不傳相敬厲兵衛傳曰學士欲然歸仁字亦作禽史記自序曰天下翕然大安府寓義此同也揚注亦當作欲然聚集之貌今隨正文而誤六說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親也謝本從虞校六上有則字王念孫曰元刻無則字宋鑿本同是也上皆一氣貫注若第十一句上加一則字則隔斷下文十九句而結之曰是聖人之不得執者也此二十句六說者立息十二子者遷化六說上亦無則字先議案王說是今從元刻刪則字下文無道雖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言王者之佐難在下位非諸侯所能無一君一國能去也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為臣莫不願得以為臣或曰既成名之後則王者之輔佐故仲尼所至不願去也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為臣莫不願得以為臣或曰既成名之後則王者之輔佐也說諸侯莫不願得以為臣莫不願得以為臣或曰既成名之後則王者之輔佐也說諸侯莫不願得以為臣莫不願得以為臣或曰既成名之後則王者之輔佐也

引之曰此言聖人之名有所裨益焉於諸侯故莫不願得以為臣或曰既成名之後則王者之輔佐也說諸侯莫不願得以為臣莫不願得以為臣或曰既成名之後則王者之輔佐也

宋鑿本有非相髀婦人莫不願以為臣或曰既成名之後則王者之輔佐也說諸侯莫不願得以為臣莫不願得以為臣或曰既成名之後則王者之輔佐也

龜曰揚注說諸侯莫不願以為臣或曰既成名之後則王者之輔佐也說諸侯莫不願得以為臣莫不願得以為臣或曰既成名之後則王者之輔佐也